

YANGSHIGUANG
NAXIXUEJUNJI

纳西学论集



杨世光

白庚胜 和自兴◇主编
纳西学丛书

杨世光◇著

民族出版社

纳西学丛书

白庚胜 和自兴◇主编
杨世光◇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杨世光

纳西学论集

YANGSHIGUANGNAXIXUEJUNJI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杨世光纳西学论集/杨世光著.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7. 5
(纳西学丛书/白庚胜主编)

ISBN 978-7-105-08291-9

I. 杨… II. 杨… III. 纳西族—研究—中国—文集
IV. K285.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70763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http://www.mzchs.com>

迪鑫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9.625 字数: 260 千字

印数: 0001-2000 册 定价: 25.00 元

ISBN 978-7-105-08291-9/C·214 (汉 193)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文编辑一室电话: (010) 64271909

发行部电话: (010) 64211734

致力于纳西学的崛起（代序）

白庚胜

两年半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一位朋友在看到我的
小文《纳西学发凡》后，决定将它投稿于该所一本相关专业杂
志发表。谁知该杂志的一位“权威”竟说什么“纳西学何有
之？”听到这一信息反馈，我心怅然，既忿然于这位权威的傲
慢，同时也感慨纳西学学科建设的迟滞。

感愤之余，我并没有停止思考与行动。在从中国社会科学院
调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及分党组书记后，我利用工
作之余穿行于首都北京与全国各地，尤其是昆明、丽江、迪庆等
地纳西学学者及纳西族官员、实业家之间，决定组织一套纳西学
丛书。在我的设计中，这套丛书包括 30 部国内外较有影响的纳
西学学者的学术专集。

正如广大读者将从这套丛书中了解到的那样，纳西学的发展
历程艰难备至。它的起步一般可以锁定在 19 世纪 60 年代至 20
世纪 30 年代初。那时的纳西学以西方学者、传教士、军事人员
游历纳西族地区，并收藏东巴经典，翻译有关文献片断，发表有
关介绍文章为主要特点；从 20 世纪 30 年代至 40 年代末，纳西
学粗具规模，刘半农、董卓宾、李霖灿、陶云逵、罗常培等内地
学者开始关注纳西族历史、语言、文字研究，纳西族学者杨仲
鸿、方国瑜、赵银棠亦接踵于后进行多领域的探索，无论是其田

野调查、文物收藏，还是专题性的研究都成果迭出。在国外学者中，被誉为“西方纳西学之父”的洛克以独居纳西族地区 28 年的传奇经历，以丰富的纳西文物收藏与传播，以深刻而全面的纳西文化诠释在纳西学领域渐入佳境；从新中国成立到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洛克在国际纳西学界独领风骚，并影响育成了欧、美、日等国的一批纳西学新秀。这一时期，与之失去联系的我国纳西学界仍在踽踽前行，和志武、周汝诚、和发源等先生成为传递薪火的骨干力量；60 年代至 70 年代末，尽管仍有雅纳特、杰克逊等活跃于学界，但一代宗师洛克的去世使西方纳西学跌入低谷，国内的纳西学更是遭受浩劫，纳西文化生态遭受全面破坏，这是纳西学的全球性低迷时期；从 80 年代初至 21 世纪初年，纳西学进入全面复兴时期，《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的翻译出版、国际纳西学学会的成立、国际东巴文化艺术学术研讨会的举办等盛事都集中出现于这一时期。

对纳西学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学问这一问题，我已在《纳西学发凡》一文中作过这样的表述：“纳西学，就是以纳西族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在实践上，它贯穿古今；在空间上，它横跨东西。它既包括对纳西族的本体性研究，也包含这种研究本身。就前者而言，有关纳西族的生存环境、存在历史、生活方式、精神信仰、组织制度、艺术创造、技术成就等都无不纳入其视野之中；就后者而言，有关纳西族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学者与成果、历史与活动、机构与组织都囊括于其内。”对于这一判断，我至今认为比较科学、正确，它同时也被学术界所接受。因此，编纂这套纳西学丛书的冲动之一，就是为了进一步为纳西学立名、正名，并全面、系统展示纳西学的内涵。当然，这只是就至今为止的情况而言，继续丰富、发展它的使命已经历史地落在后来学者的肩上。

当这套丛书即将问世之际，纳西族社会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

史时期。一方面，固守万古的民族保守性已经被击破，发达的交通已突破铁甲山的阻绝、金沙江的割断，使“丽江口袋底”的神话不再；快捷的通讯将古麼些人的后裔编织进全球现代信息网络之中，靠古老的象形文字及口传心授维持独立的知识系统已难以为继；农民转变为市民、乡村开发成城市的社会转型风驰电掣；以追求超额利润为目的的一库八站建设将一改玉壁金川的原生形态；每年400万的游客正在改变着丽江的一切；不断变化的行政区划，使纳西族的生存空间从汉时的六江流域退居三江并流区，继而兰州立县、拖支并维、迪怒建州、行署改市、丽江县裂身为二。从自然到社会分错杂然，到处都在发生急剧变化；由社会而主体光怪陆离，一切都在解构与重组。这便是纳西学今天所面对的现实，这也是纳西学学科的生长点。或许过于苛刻，但纳西学必须回答纳西文化生死存亡的问题，决不能陶醉于古乐、古城、古文字带来的荣耀，更不能沉迷于现代社会的犬马声色、“安乐死亡”。

纳西族社会的阵痛或许正是纳西学的荣幸。阵痛，所以产生刺激，有了问题意识；阵痛，所以有新的思想诞生，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在已经走过的历史岁月，纳西学已经产生《麼些研究》、《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英语—纳西语百科辞典》、《被遗忘的王国》、《纳西族象形文字谱》、《活着的象形文字》、《纳西族史》、《纳西族文学史》、《麼些研究论文集》、《东巴神话研究》等标志性成果，产生了巴克、洛克、雅纳特、西田龙雄、方国瑜、李霖灿、和志武、郭大烈等大家，涌现出戈阿干、杨世光、和钟华、李国文、王元鹿、詹承绪、王承权、刘龙初、喻遂生、杨焕典、伊藤清司、王超鹰、蔡华、杨福泉、和少英、拉木·嘎吐萨、李近春、白西林、杨德鋈、余嘉华、谏访哲郎、和发原、木丽春、杨正文、李静生、王世英、李锡、李海伦、杨海涛、陈

烈、赵心愚、白郎、和力民、习煜华、李丽芬、和宝林、和庆元、和品正、牛耕勤、周智生、冯莉、孟彻理、生明庆二、黑泽直道、杨杰宏等学者，成立了国际纳西学学会这样的组织，创办了《国际纳西学学会通讯》这样的杂志，出版了《纳西东巴古籍译著全集》这样的经典，举办了国际纳西文化艺术学术研讨会这样的会议。我们也可以由此坚信：未来的纳西学将在更广的学术视野、更细的专业分工、更大的学科综合、更细的理论分析、更多的民族与国家参与、更先进的科技手段利用之基础上得到发展、得到推进，并产生新的学术成果，推出新的学术代表人物，创造新的学术辉煌。

学术需要积累，学科也需要积累。不要妄自菲薄，也不要骄狂自大，且让我们都来做纳西学的积累工作。纳西学的存在证明只能是实力：实实在在的队伍，实实在在的成果，实实在在的资料，实实在在的工作。

按照丽江市市委书记和自兴同志与我确定的原则，这套纳西学丛书就其作者而言，不分中外，不别纳汉，凡在纳西文化研究中作出突出成就者均列在入选行列；就其范围来说，除文学创作以外的纳西学论文、评论、调查报告、译文都择优辑入；就其目的来说，完全是为了对纳西文化研究进行梳理，结构纳西学的框架，提炼纳西学的方法，唤醒纳西学学科建设的自觉，确立纳西学的主体。

组织出版这样一套丛书，显然需要多方面的支持，尤其需要纳西族学术界的参与。有幸的是，我的初衷得到了同仁们的响应，更得到丽江市古城管理局及其局长和士勇的襄助。最难忘的是得到民族出版社及其罗焰女士的帮助，得到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旅游文化专业委员会刘永生秘书长、李莉副秘书长和苏州市蔡琨先生、庞欢先生的慷慨扶持。“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真理又一次得到证明。

我坚信，总有一天，纳西学必将成为与藏学、蒙古学等学科并驾齐驱的显学，我的后继者将不必再为“权威们”怀疑纳西学的存在而饱受屈辱。到那一天，纳西学将不再是一个模糊的存在，它的文字、训诂、语言、文学、哲学、历史、地理、宗教、军事、辞书、艺术、社会、医药、天文、技术、生态、民俗等分支学科都将一一形成，并向更深入、更细致的层次发展。

2006年5月13日

于北京寓所

治学经历

从文半道孳求精，
三十春秋曲曲行。
治学当初思历历，
回眸总忆丽江城。

诗中所道之一个意思，是我的治学历程起始于丽江古城。

我在丽江古城读书、工作有 21 年之久，先是上丽江中学（今丽江市第一高级中学前身），高中二年级跳级参加高考，被录入昆明农学院，大学毕业后又分回到丽江，初在当时的专区文化馆工作，后相继在丽江地委写作报道组、丽江地委宣传部，从事新闻、创作、理论写作，并创办、主编《玉龙山》文艺季刊，直至 1980 年 12 月调至云南人民出版社。我大学读的是农学，却在丽江改行从了文，所以说“从文半道”。在丽江的这 21 年，是我学识的积累期和创作的萌发期。上中学时，我就喜欢上了文学，且在初中三年级时收集过纳西族民间故事作品《拉科与莲命》，最先收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阿一旦的故事》一书中。“文化大革命”时，我在丽江基本上属于“逍遥派”，就利用我掌管文化馆书库钥匙之便埋头读书，博览中外文史哲著作。从事写作报道专职后，我便开始创作并以集体名义发表一些论文（当时文章不得以个人署名）。这便是我在丽江的治学之始。

我平生的主要精力在创作，特别是散文和格律诗的创作，到出版社后又从事编辑工作，但我一直不间断地关注着学术的积累与研究，做到创作、编辑、学术研究三向并重，相得益彰。我觉得这三者的结合对于三者间相辅相成的发展都极有好处，所以我一直这么坚持着。

单就治学的层面说，我的经历大体按顺序归纳为四个时期：应时杂著期、纳西文学研究期、东巴文化研究期、专著创作期。

20 世纪 70 年代前期，即在丽江时期，为应时杂著期，主要结合当时情势，从哲学、文学、史学、时政等角度写作论文，发表于《云南日报》、《云南工作》、《云南文艺》、《思想战线》。哲学性论文有《坚持物质和精神的唯物辩证观》、《掌握事物运动前进性和曲折性的辩证规律——学习〈反杜林论〉哲学编“辩证法·否定之否定”札记》、《支持革命新生事物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学习札记》等，文艺论文有《坚持“两结合”的创作方法》（两结合指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犀利的揭露，无情的鞭策——论〈红楼梦〉对孔孟之道的批判》、《〈湘灵歌〉的基调是揭露和抨击》、《进一步发挥诗歌的战斗作用》等，史学性文章有《从“贞观之治”的实质看“让步政策论”的尊儒性》、《纳西族》等，时政性论文有《反对无政府主义，加强革命纪律性》、《一定要抓好典型》等，并参与写作《红旗》杂志特约思想评论《积极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一文。这一时期，可以视之为进入本民族文化研究前的理论功底的磨砺与准备期。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至 80 年代初期，开始研究纳西族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新时期伊始，拨乱反正，我就写作发表了《重读叙事长诗〈玉龙第三国〉》，同时应上海文艺出版社之约，组织编选《纳西族民间故事选》一书，开始研究纳西族民间故事作品，并为该书写了前言（带有学术性）。到出版社之初，参加了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每届年会的论文都以纳西文学为题，代表作是《纳西族民间诗歌特点初探》和《论明清时期纳西族作家文学的崛起》。后一篇于1982年发表在《云南社会科学》，首次对纳西族古代作家文学包括一度被蔑视为“土司文学”的木氏作家文学作了肯定性的论述，并首次把明清两代纳西族作家划分为“木姓作家群”和“旁姓作家群”，对其阵容、成就、崛起动因作了较全面的研究归纳。1990年，该文获首届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优秀论文奖。

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我的学术精力主要集中在东巴文化研究和东巴文化的纵深发掘弘扬上，包括东巴文化书籍的策划、编辑出版。这方面的第一篇论文《试论纳西族的东巴文学》于1983年发表在《思想战线》，首次提出“东巴文学”概念，并就其范畴、属性、主体、特色等阐发新见，被选入《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并获云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收在该书中的其他东巴文化论作，大多数也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每写一题，我都力求从新的角度体现自己的研究心得，阐发独立性的学术见解。

这一时期，我的学术研究的一个重点是参与撰写新《纳西族文学史》，并同学者和钟华一起担任主编，反复做了大量的统稿、调整、润色工作，而由我执笔的依然是东巴文学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口传神话和传说故事作品。这一工程的开发与完成，使我对东巴文化的研究更深入了一层。

这一时期，我还另有一个侧重，即策划、编辑东巴文化著作。先与郭大烈先生一起主编了《东巴文化论集》、《东巴文化论》两书，其后策划、主编了《东巴文化丛书》十余种专著，再后主持编辑出版了丽江东巴文化研究所编译的《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100卷。编辑的过程，也是不断学习借鉴、吸收研究、开阔视野的治学过程，从而也就萌生了立题撰著的心悟并投入实

践，相关的一些学术书序、书论、书跋由是应运而生。《旷古一绝世纪丰碑——〈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代跋》一文便是边编辑边研究的成果，在《中华读书报》上刊发后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

进入 21 世纪后，我亦进入退休之期，但对于治学而言，却又是一个新的旺盛期，因为公务少了，直至渐渐退出办公室，可以腾出许多私人时间、空间来治学。这一时期，学术上我仍关注东巴文化研究，新写了《东巴文化的自然性》、《〈黑白之战〉的战争学检索》等文，但更多精力投于古城古镇研究，撰写成专著小册，故而勉谓之为专著创作期。目前已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香格里拉史话》、《丽江史话》两本小专著。收入本书的《丽江古城形成探说》一文，原系《丽江史话》中的一章，略抒己见，属于学术探讨之作。另有考察实录性的《长江第一镇——丽江石鼓》，试从地理、历史、社会诸层面解读这个古镇的衍变与发展的脉络。它虽是村镇调查类的学术性题目，我在写作上却采取了大散文的叙述方式。我试图把学术与散文结合起来，改变学术著作术语连篇、学究气浓重、读之眼皮沉重的文风，使论作在科学实证性和逻辑严谨性的前提下具有一种散文化的活泼与清新。反之，我也让自己的散文有一种学术文化的厚重感。这是我治学实践悟到的一种新的探索方式。我将在有生之年继续探索下去。

治学经历 1

东巴经典研究

东巴文化的自然性 2

试论纳西族的东巴文学 12

东巴神话的形象美 24

先民的自然思辨与法意识

——东巴经《鹏龙争斗》思维方式一探 36

《高勒趣》：狩猎时代的挽歌 46

庄严祭坛上的讽谏幽默

——谈东巴经中三部祭挽作品 55

东巴经《创世纪》分析 66

东巴战争史诗《黑白之战》解析 74

《黑白之战》的战争学检索 79

经典爱情长诗《鲁般鲁饶》 89

纳西文史论稿

论明清时期纳西族作家文学的崛起 100

古代纳西族作家作品及其思想特色	114
纳西族民间诗歌特点初探	133
纳西族民间故事概说	143
论纳西族阿一旦的故事	153
纳西族、羌族的柏树神话和白石神话之比较	167
重读叙事长诗《玉龙第三国》	177
20 世纪纳西族文学创作概观	186
丽江古城形成探说	194

学术书著论说

东巴文化研究的新收获	
——《东巴文化论》学术内涵概说	208
旷古一绝 世纪丰碑	
——《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代跋	219
极古而新 极奇而真	
——东巴文化书系综视	229
独辟蹊径 拓荒求真	
——评李国文著《东巴文化与纳西哲学》	234

天情古韵发宏声

——序陈烈著《东巴祭天文化》 239

信实求真邃 剖微见大观

——序杨杰宏著《溪村社会》 242

捕捉动感 演绎文化

——序和春云著《动感丽江》 245

古镇考察实录

长江第一镇——丽江石鼓 250

后 记 292

东巴经典研究

东巴文化的自然性*

扬名世界的东巴文化，是古纳西人留下的一份智慧遗产。这份精神特产之“特”，我认为就在于它是一代代纳西人与自然交往、碰撞、摩擦、调适、融合中迸发出来的理性思维的火花。东巴文化给予了我许多灵感，而我的心悟大都指向同一个哲思层面上，即认识自然，认识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认识文化与自然的血肉联系，认识人生的自然性规律。东巴文化是一种什么文化？从它的生发生存状态而言，并究其深层本质，我以为它是远离了经院文化的一种非常朴素而又典型的山野文化。换句话说，它来之于自然，又存活于自然，以它的原始思维和神话文本诠释着自然本身，诠释着人与自然间既矛盾又统一的种种关系，并凭借宗教方式护卫着自然，调适着人与自然的和谐依存，用自然性规律指导着人生。

这种自然性或者山野性，不妨称之为一种文化生态，它所反映的正是纳西人生存空间的生态平衡，正是纳西人与大自然相互和谐的历史经验和人生体验的鲜活归纳。

* 第二届中国丽江国际东巴文化艺术节学术研讨会论文。